徐文長逸稿

徐文長逸稿卷之九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　較輯

賦

瑞麥賦　并序

形似語頗爲曲至而後嫌說理

嵊縣吳公治有恩惠時麥秀有多至三岐者學之師弟子圖傳其事尹君周君不遠數百里介渭賦之於是渭賦渭本直戇少文不知忌諱體二君之以德諒吳公之我知受我則

陳不受則已其辭曰

爰有吳公知嵊未朞治政無雙高出等夷名至和氣郊麥離離兩岐昔秀今獨三岐以比張堪不猶過之一本而生二參以披辟如人目而雙瞳子辟如海洲而三島峙雙既兼精三復加侈苟非厚鍾焉得呈異厚豈無因中和所致致之者誰敢歸執事爾其上下之原東西之野莫雲其平朝霧斯洒金既徂而火治翼將臨而胃下駢鋭末以若刺拆圓莩其欲拾則有類本異殊事非借假三隅岀矛無以揄其鍼芒雙笄

步搖不足數其靚雅當迎風而靡散若濡露而品星
飄然紛比翼之鳥雕兮映大火之星實兼垂而彌脩
稭台捧其愈莌纍如貫珠挾組而佩錯焉割據冉足
其莿或三而二聚女羈男角之狀或二而三成男朋
女絫之形分二三而兩在合二三而五成總千莖其
可合亦萬穗其可分合之則人身之藏并居於一腠
分之則人性之德獨應於一倫且其濟濟蹌蹌栗栗
穟穟味以薦馨頡能脫褒屏百穀以先登受四氣而
愈揚匪后稷之專能受上帝之於皇民之大賓天之

降康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周官雁其宜食天子蔬以先嘗是以大水書無宣尼示戒關中旱種仲舒告王縱使結實如故刈穫即常斯亦室家之胥慶衎況於杳蓀而連萌翠華綢繆綠蔭翱翔標鬭犛牛之尾粒排鉛脊之章把不盈而蝟縮握愈歛而偲張借綠龜而共産比甘露而爭瀼飯入口而兼味麴始塵而烈芳木稱連理胡適於用苞有三蘖徒結其英誠未若此物固翁嫗之所創見而耳目之所未嘗昔子輿氏有言日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或有不同者則人事

之不齊而雨露之長養豈覩夫今日之異種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若麒麟之於走獸而飛鳥之於鳳凰則又安異乎學官弟子謄告乎縣長而奔走於詞場者哉然渭又聞學士弟子之呈茲瑞於公也以騰鑠盛以盂盤謂公德政之所致焉公直答曰是偶然爾寥兮廓兮直長者言長者之言夫豈無故胡有茲祥而不以疏慨茲歲之元辰拚陽魄其如暮（是年正旦日食）謂雲密而不彰亦既昏而收度適遐方之封事云朗焉其躬睹斯陰陽之䖏凌實中和之螟蟲　聖主憂

之而屢見於言公卿恐之而不得其故夫長河行潦一泓告清元氣客邪支體稱勝失源委之權衡迷標本之龜鏡且宋之友諒嘗進是瑞於　太祖矣太祖怒之曰宋州大水何用此爲豈以當今　聖明而顧倪焉是聽哉憶　高皇之三載麥稱瑞於寶雞進嘉莖之五穗命學士而制詞時則南取襄荆東下江浙闘海全齊啄息來庭秦晉用梁角崩和闕戎狄疲於轉徙蠻夷消其猾傑豈若今日戎馬蹂躪而甫旋撲衝𨇾息而靡定東南當春夏之殺傷西北若秋冬之

夯命萬室不保一麥何支四方如此一縣何爲固知吳公之退讓蓋有在於斯歟

醉月尋花賦并序

同學陸君自仲敬滕史家見某所作四花賦私悅之遂以其所號榛峰屬焉某曰賦號非古也陸君曰某居常好於月夜泛舟以爲樂子其爲我賦月舟無何陸君夢人與語曰徐子世之佚才宜必得其篇章君可授以醉月尋花題命賦之而陸君雅致固不負夢中之

言者、某聞而不辭也、賦曰、

蕪穢之作、何關神明、好尚之精、遂通夢寐、既援毫而不下、恐有孤於靈惠、花惟春麗、月以秋澄、嗟一時之各擅、信二美之難并、當夫月皎秋宵、花則從風颺於既久、迨於花乘春令、月或濛霧雨於初零、遂使尋花者指月以咏嘆、醉月者無花之可尋、斯人生之行樂、求絕盛其何心、惟達士之寥廓、與造化而沉浮、寓何入而不得、景何逢而不投、尋花則春醉月於秋、苟春月之可翫、諒與花共均賞、使秋花之堪掇、遂並月而

乘酣爾甚結好聯知牽裾握手鼓琴擊筑飛觴藉艸薄露收霽於庭除弱烟罷冪於空表拂衣而前上壽爲樂盡盈虧之倏忽與生滅之相夭慨烈士之云暮沉壯心而弗畢匪千時以小售欲致主於大道橫佩劒於一盻鈇唾壺於數擣或事于以抒懷恍視花而寄嘯顧清影之在地爲起舞於一掉人謂其酹月而尋花抑孰知有託而無告期則主人之激昂而亦吾儕所悲悼當其感息懷平情陶性逸審幻真於耿微覺天地之瞬息一盈虧則月[illegible]焉而低回點生滅使

花亦爲之解釋當斯之時訶飲一石欣皓魄之流彩
暢嬌妍之弄澤依枝繞樹何必孟德之詩聚霞紛霞
如步洛陽之陌置主人於不問邀羿妻而臨得一咏
一觴以語以默一杖一履以山以澤與造物而同春
會千古於今夕若乃因景抽志觸物增悲懷月夕以
永念對花辰而致思假辭爲樂强尋以疲撫清光而
俯仰睇飛英以踟躕奉杯三五之夜走馬紅紫之隄
斯乃兒女子之嬰情豈大丈夫之所期諒斯言之匪
衷於夢寐而覺之

友芙館賦

顏屢空憲穿襟甕雞小檐抱膝蟲吟鄰沼芙容於莫之春斬其枝橛五寸不盈我居下濕宜此托根二月理槎八莖而蔓晨縮夕伸朝純午駁是名弄色亦呼木荷宜照南浦割采西霞亮未笄而偷靨宛十五之吳娃垂嬌短艸坐擘低倩侏儒綠舞巾紅卓寸詎婆娑而不凌忽抽鋒之賊奔梗商飆於脊表俯秋水而影浣胡榮捷之若斯顧不貴而共賤惜妙色之陪涼吾取以名吾館

壽吳家程媼

繄坤輿之靈淑兮、必剸裁而始培、撥要玅於至無兮、乃漸有於胚胎、覽毋氏之長淯兮、固吳旻之所眷愛、篤生而懋禀兮、羌季女之婉孌、承端明之名碩兮、母竇茁其苗裔、從洛水以濬流兮、扶渭洽之陽涘、荃乘荓以紛珮兮、妥施矜之淳淳、胡瑟琴之旣翕兮、倏箕帚之弗陳、藐遺孤之呱呱兮、愴丸苞之初㲉、子寡鵠之將雛兮、羽參差其獨覆、紛舵礪以陟降兮、夙望帷而與雛、退解箴以無寐兮、夕伊軋乎房之杼機、饘酏

藝萱奉膏滑乎杖者之朝饔而夕餔果餘羨餕恐以充乎塾者之晝誦而暮歸芴匪度而莫斷機有斷而訓垂蓋下以成藐孤之令聞而上以豫二老之耆頤含荼有日嚙蘗有年桑土綢戶淩陰鑿堅貫青匯鏹紅爛瘦粟梓漆連雲茜薑弼各姊稱替而中興蚤幾剝而晚復劬一媛之良貿營之而有餘斲百貫之歷彌持之而不足此內則之谷共稱其賢而懷清之臺所由以築也歲丁亥之嘉穫感母辰之衣裼朔日吉以時良日方升而川至毋乃紒雜珮內綦履夙興於

房再拜尊章霞効明於夕榆登紫於朝桑蘭茁條

而蒸郁孫遠滕以流芳羔雁充盈光瑩西池之雪壺

尊交錯人酣北斗之漿於是洽婚姻酬娣姒篤栢蘿

垂璫珥歌釆蘋賡沼沚燭屢更客亦起既醉而稱曰

孝兮節兮婦與母之宜兮永亍以答其夫兮壽且劭

以大其閭兮後螽斯兮齡耄期兮匪愆其期兮

龍溪賦

天有龍雲地有龍支山有龍岡水有龍溪爾其發源

高岫衍流廻隄或九曲而百折或一瀉而千里涵萬

旅之瑰琦滙五湖而來巳蕩縈鏡而莫凝迅强弩之
激矢烟其籠渚風以驅波漪魚鱗之渙瀫射蛟鬣之
參差渦螺旋之盤結紛珠濺以璀瑳唼鷗鷺於綠藻
障凫雁以青荷斯則幽人之所容與而亦達者之所
婆娑乃有聖作物覩雲龍相從去喜臣起魚水相得
雖在中而常侍實處淄而不黑棲志詩書研精典藉
知樂水之稱智乃臨流而托迹悟江海之處下合彌
謙而受益斯則琳瑠不足以易其守而恬澹乃足以
適其情故爲士林之所貴而君子之所稱玆托號者

之眞而廢棄於賦號者之亦非無所因也

徐文長逸稿卷九終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樂府

氛何來

氛何來、蔽日明、堯舜禹湯周二王我高皇得知不列聖最英者世宗、氛何來、由木木、逮公工、堯老倦勤厥甲兵竊權而敗時當嚴、氛何得之攬天綱、大者鵬鯤、小小小寸魴一飯未報睚眦則爽、私借公報、云不臧閔

兮不幸肩於幕幢誰其翼者女必勳所居金之方律兮索兮誰不知名又誰翼之河九折而翁子善談而居洛陽輪不規兮能激浆翼又孰數更僕一斛粟嗟矣哉大河渾魚村唱伯喈

句踐膽 古樂府王孫夘燕呅矢 莊子養馬者以筐盛矢

頸則長喙則鳥膽罷縣吳爲沼吳嚐先王膽後人知之謂王踵其報叶 嗟嗟王將奈何膽與矢嘗孰難王兼嘗與以饜王若辛孰肥甘肥哉甘哉矢無烟嗟嗟王將奈何王遺黎悲且歌

市中虎

隆慶皇、賀太平、年年辛未、二月望、猛虎入城從何方、麤蹄大爪泥上沒、行人誰信虎脚跡、藏何所、日何食、禍不測、幸得郭爺燕客王家山、銅鼓震地火照天、老者避火下山去、明眞觀、敵道士口、[illegible]巷、拘狄吉橫布裙、嚇出矢、挑過高墻攬街市、撲行人、墮溷厠、千秋巷裏少年三十輩、白棒鐵叉攢虎背、攢得虎皮碎復碎、與誰理、少年扛虎送官府、四下官府賞米七八斗、就殺少年剝、松下虎冤魂魄上山去、頭和皮送官府、宰肉

歸家飼妻與母、一人言市有虎信之者是愚魯、今君此云如何、金波羅城中做箕凡百事儘有似他難信一邊說話、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一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表

代進白龜靈芝表

某年月日具官某某爲恭進上瑞慶　萬壽事臣頊者遍求靈芝之獻允　御用乃有浙民邵群入山覓得靈芝凡二十本高大殊常方採地起芝之見一白龜蹲勢根下並已取送到臣款臣博考圖籍竊見龜策篇所

載名龜有八玉龜其一也備進呂符頗極根據臣誠
懽誠忭稽首頓首敬用　奏進者竊惟玉龜應圖寶
冊書瑞必也時逢聖世然後特產嘉休用召至和平
應時昭顯導引呼吸與天久長至於穴處山中乃復
潛蟄芝之下則史冊所未載古人所未聞奇而又奇瑞
而又瑞者也恭惟　皇上　道光帝堯　功邁神禹
皇天示象永符萬世之斯文洛水同符載錫九疇
之秘典是以介蟲將見芝艸開先蟠以托身待惟延
頸珊然素雪應堪蓮葉之巢覆以青雲正合蓍莖之

守臣竊知此物必非虛生屬　天意之攸存斯地寶

之不愛是用恭函藻室副以仙葩登薦素資仰贊

玄德四靈畢致敢嫌進獻之再三　萬壽無疆頂卜

遐齡於億兆臣無任云云

代謝　欽賞表

仰惟　皇上　精意端凝　玄德昭格兩儀既位四

海永清乃有禎祥適應圖錄素質呈瑞鹿而繼至靈

氣合仙芝之以默通斯旨　天眷之有加以致地寶之

造見獲當臣部事值偶然妙本神輸人則何與乃勞

珍賜遠及微臣盈筐精鏐禹貢竇荊揚之品交飛仙雀天孫燦雲錦之章捧以生榮受而知懼蓋仰荷天恩之優渥既莫量夫津涯益俯思職業之艱難其將何以報稱臣敢不散之饗士頒須草稅于雲中服以行邊追擬賜裘於雪後準駭四裔奬詡三軍益竭犬馬之勞少效涓埃之報伏願 召和履泰承膺隆 帝之休 綏夏撫夷坐獲消兵之福臣不勝云云

代閫功 欽賞謝表

諸道奏功悉承　玄略偏師協濟與沐　榮旌恭惟
金幣之輝煌實聳華夷之觀望一年幾及萬感難酬
臣敢不即物取箴顧名思義更於校閱擬同鍛鍊之
精每遇機宜益效經綸之密

代謝　欽賞表

諸方奏捷恭仗　天威小醜盡殲悉遵　廟算臣無
功受　賞攄分奚堪感荷　洪恩忠悃與縷絲而俱
積勉圖後報素心誓精白以無虧

淮陽功賜銀幣謝表

頊者淮陽之捷本皆出於　聖謨金幣之旌遂槩加

於臣等俯思共濟錄及同舟仰荅　洪恩誓將外鼓

伏願神休滋至　聖祚彌隆陵寢晏安默祐神孫之

有道江淮底定永循滄海以朝宗

啟

代賀嚴閣老生日啟　自雅

伏審嘉誕正值元辰旣躋八袠之遐齡新添一歲頭

卜他年之綿算實始今春施澤久而國脉延積德深

而天心悅三朝耆舊一代偉人屹矣山凝癯然崔立

且昔披玄典神形返上古之元真近侍軒皇肩宇溢清修之道氣一時介壽四座騰歡衣履仙翔几筵星列而況杯浮椒柏餘芳藹黃閣之中海出雲霞淑氣轉青蘋之末以茲景物倍切瞻依職守所拘羈趨遂阻徒勤北望莫馳東海之觴捉穎西池載頌南山之雅。

代賀李閣老生日啟

黑頭入相施澤自多黃髮作朋受福無量恭惟某官二儀淑氣一代偉人自然耆舊之英何俟年資之積

進居保傅簡在　聖明數載於茲四海稱快時惟季
夏恭值生辰羣公欵門上客盈座而況某於門下舊
有并州之雅不宜自後於衆人辱居開府之專安得
進前而上壽頃者橫戈虎穴飲馬蛟川把瀛海以稱
觴喜逢壺之在望更欣令節適當朱火之方炎仰瞻
上台應傍紫宸而長燦其爲祝願實倍等倫

代賀徐閣老考滿啟

一品崇階副四海具瞻之望九年懋績膺三考陟明
之期遇知于主獨深施澤于民自久薦承　帝賚可

下天心褒美而賜璽書燕饗以示慈惠傳聞海徼遂
聳聽於華夷走集軒車定臨觀於衢路某身拘職守
心切樞趨遙望台辰遙與斗仰兼此五福而備欽賀
以百拜而再與伏冀業大位高年隨任永居雌謐而
決勝賜几杖以乞言寧獨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允
然元老翊社稷百千萬年

代賀冢宰吳公加太子太保啟

職總六官位尊八座當庭考課先教化而後簿書抗
疏持衡進賢才而退不肖士風聿振化理攸資頃者

寵數榮膺崇階新陟眷此　青宮之地繫重本根詠哉黃髮之臣德堪師保紆朱拖玉行看報主之身結綬彈冠爾切相知之慶

代賀大司馬李公啟

一歲三遷千古幾見緬惟本兵重寄允宜元老壯猷况當共楫之秋彌切彈冠之勞

代賀大司寇江公啟

德惟邁種職稱明刑受知九重交慶萬口丹書獨掌共成寡過之風青史垂芳應著不冤之頌

代加廕謝閣老啟

錫典駢蕃、實深慚悚、封章聯孫、仰望贊成、豈期推轂之益加、以致循墻而弗獲、廕歷兼得、父子叨榮。回思攬笑之猶難、愈感吹噓之不淺。

代謝部院啟

衆口交攻、一身餘幾、孤蹤遠寄、萬里何逃、使非雅論之素持、爰啟 聖衷之曲諒、則市虎之傳將信、淵龍之探爲難、幸爲先容、跡殊拔劍、且覩後效、慶切彈冠、銘心感激之餘、俯首古今之際、必將相和而事功因

之可立如中外合而威望藉以益隆自惟仰望清塵敢附交歡之後幸而俯加英盼益彰假重之榮用以奬師諸軍圖惟再舉誓收全績仰答盛心懷戀深情臨楮悵惘

上郁心齋　譜深東爲莊語豈不得已而鳴耶

伏惟　明公忠節之後勁氣全鍾宦仕以來直道愈朗某窮居索莫不敢竊附於　后塵同巷交歡庶幾矣希於末契頃罹內變紛受浮言出於忍則入於狂出於疑則入於矯但如以爲狂何不槩施於行道之

人如以爲恐何不漫加於先棄之婦如以爲多疑而妄動則殺人伏法豈是輕犯之科如以爲過嬌而好奇則喋血同衾又豈流芳之事凡此大凡雖至愚亦知所避求諸衆惡惟 明公或在所原頃者如聞月旦亦步雷同夫明哲之言既共視以爲低昂里閈之論又人取以爲依據今 明公於其實握此二端以相隳如見棄於公雖家置一喙而何益私求其故蓋亦有由或因緣隣並茉莒之好素敦故分別姹公關雎之咏攸屬因而見惑殆以是乎抑不知河間

奇節、卒成掩鼻之羞、買宅重嚴乃有竊香之役、使當年卽死、又何異夫莽謙、雖九載勿成乃始明夫鯀罪、事難槩料、大約如斯、伏望　明公曲諒隱衷、力扶公道、勿泥前說、賜挽後評、倘能出萬死於一生、卽是垂三綱於九冏、不勝懇悚、實倍呼號、

謝太傅夫人劉頗禁其嬖、太傅戚稱后妃關雎螽斯不妬之德、於其前、夫人曰、二詩是何人所作、咸等對曰、周公、夫人曰、可知、若是周姥、必不如此作、婦護婦、世之常情也、偶用古人比倫、多失不暇詳擇、乞原恕、尚有辨欵頗繁、容續呈

禮書

恭惟親家先生高擅文章不獨負青雲之器夙敦道義尤雅許素心之人某違越故園棲遲茂苑受一廛而環堵合四海以爲家冢嗣既聯女郎亦嫁獨將妾絡秀爰及阿奴眞對影而成三冀及髫而求匹用存一線永此百年方慚薄祚之難攀何意俯從之遽及謹陳不腆肅締初盟豈敢云羔雁之儀眞已成妻孥之托自今已往尚予望五岳而可以長游倘附高名朱陳合一圖而庶幾再繪

送潘禮部歸新昌詩敘

伏以向在南都、夲廁執鞭之列、近來北地、爾與扣閽之懷、雖吐握之方殷、顧趑趄而未敢、茲者辞榮之會、仰德尤深、悵攀鳳之終乖、肅歌驪以為獻、眷言瞻戀無任踴躍、

劉荅呂書 呂閣老之次子石阡知府繼娶於劉

恭惟某官世承青胙、耦稱齊大、以傳芳德、重黄扉岳為呂、侯而鍾秀、次公五馬、共羨麟駒之子、維鳩斯宜鳳匹、顧寒生之弱息、充君子之好逑、即使朱陳難陪王謝、松蘿誤及、箕帚為慚、所夲小役大、賢私吕、嬪吳

而非絕物自諒萬無一及登卿嫁女而勝吾家賜篚

光開承筐充戶借瑣瑤而仰答捧金玉以艱酬

張閣下啟

伏以廊廟元公式勤寅亮江湖小吏竊被春工即如

艸木之無知亦囿欣榮之大化叩閽似瀆斷掃無私

恭惟相公閣下南岳儲精北辰近拱進賢才而退不

肖天下咸服其公先教化而後簿書士類翕知所向

盟心奉敎每苦愚蒙擢髮籌愆尚蒙涵育三吳甲郡

仍叨別駕之榮千里寸心實切台垣之戀兼茲撓閒

雙鳳美濟八元、翩當馳賀於公庭、徹效得人之深慶、則又以斯須芹曝、恐莫贖唐突之嫌、然既而再四躊躇、乃自棄門墻之外、謹用三加薰沐、百拜緘函、恭詢萬福之綏遂、馳定省、翹仰九天之上、倍渴瞻依

慈谿沈聘餘姚孫書

伏承某官以第幾位令愛、許聘某第幾男某、謹用遣聘者、言念忠孝傳家、遡靈椿而再世、詩書衍澤、紛寶樹之三株、紆玉拖金、聯班伯仲、宣文耀武、共獎家邦、因推舜水之諸孫、不讓虞廷之八凱、一爲李御巳曰

殊榮況涉葭依寧非踰分而某於尊親家左右慚非金斷乃志切於登龍及此玉昆又驕叨於附驥夙爽門之距高闊既帶海而且襟江雞鳴犬吠相聞蛤美魚味共有猥籍此以爲芹曝乃惡焉而敢攀援獲來尊俞並勝感荷敬陳不腆伏冀包容

季聘瓊州唐書

言念四瀆所歸莫勝南海五嶺以外尤數瓊邪惟其爲汪洋浩蕩之區是以多豪傑偉奇之產於貴門之所値尤覺獨鍾故閭郡之見推其許絕盛先太翁清

朝柱石婉美文莊尊親家巨浸鵾鵬追芳跨竈纔覲上國便作客卿覽宮闕而賦燕京悅山水而寓吳會攜家子美舟中詠敲針畫紙之詩有女雲英橋畔合乞茗呼漿之事某姪某得攀仙侶幸此天緣誰云萬里之遥遽訂百年之契矧以兩翁之鑿宅俱為壬戌榜中之人于今令愛之稱名偕有姑侄年家之雅預卜當歸時而相與益知藹和氣於一團四海爲兄弟水何限一脈道義滋味自長敬簡良辰爰遵嘉締肅遵儀而告廟諒先靈之解頤敬再拜以臨緘冀台尊

之偈頌、

疏

雲深菴募

越王呼雲深菴者勾踐飲馬既著雄圖毆挽蜕蟬復留道跡、矗峰巒於雲表襟江海以如襦猿雀爲家龍天在座覩茲絕勝爰助沙門邇者僧衆雲從檀越星集捧華嚴而作禮數一字則拜一字多如恒河之沙羣寶筏以隨流望萬里期於萬里諒登覺海之岸顧衣鉢之涼薄齋飯何供齊輻輳之因緣舍施有主階

心拋擲衆果以成林有福承擔劈細流而皆潤豈日妄要實爲至理發心諸德請次尊名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一終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二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讎

詩餘

調鷓鴣天聞張子蓋捷報呈學使公 有序

側聞勝事便擬隨俗稱慶念無可致羔雁者得報之夕喜而浮太白者五製詞者一檄書以充

試選蛾眉幾許長纖纖侵入鬢雲黃天遊敘得初三

月鏡裏揣來第一雙　眞國色好天香按排梳席待君王越溪多少遂舟女老却朱顏不嫁郎

措大挪禁酐一場猫捹典却破衣裳非關雙眼看人做古語云兩隻眼看人做官白勝千金許贈將　因好事累鸞觴啄鴻數點在斜陽欲呼細問長安事爭帶泥金幾處忙

纔聞　廷對之捷復製賀新郎一闋

眞聖主龍目握新符　策士臨軒兩科收錄臚卜令年誰最好剛得齊賢名族親認取青宮叮囑今日點

啼催宴去記宮袍有領偏淡綠特　賜與澆醽醁另見到此平生足却惹起愁人一醉消他萬斛手取麀冠彈欲碎不爲要君推轂正沉吟斷虹生北却似有情相照映奈無言難與傳心腹幾將更談夜燭

徐文長逸稿卷十二終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三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論

治氣治心　二論一論養一論機顛明兵要

論將者多以勇目將故論將之氣也主於鼓而論將之心也主於敢與決未嘗以治言也愚以爲此特將之粗者耳非精也將亦人耳豈其氣與心獨異於人哉氣時時而鼓之使其踴躍震蕩而不寧心時時而

敢且決之、使習於猛戾奮迅、而無所止息、彼方以爲以攻則取、以戰則勝、以先登則有所恃而不恐也、而不知以踴躍震蕩之逆、而乘之以猛戾奮迅之粗心、與氣不相得、而機與事相迷、吾且憂其明者皆澄者、掎見利而不知害、甚至於當避而反趨之、即使僥倖於一時一事、取捷一兩陣之間、手至昏極懦之手、而不思驁一而蹶九、廢千萬而存十一、皆此踴躍震蕩之氣、與猛戾奮迅之心、以階之也、然則將之氣、其可以鼓而狃、將之心、其可以敢且決、而終逞之以得志

也哉嗟夫心水也氣波也哉且決者其風也歟且決而至震蕩且奮迅者風之極也而敗焉者其溺也故欲止其波澄其水心莫若去其風欲斥其氣之鼓與其心之敢決莫若易之以治秦舞陽十三而殺人人側目不敢忤此其氣何氣而心何心耶及至秦庭而震且慴焉子房跪履於老人至於盡折其氣與心而後許之曰孺子可教也然舞陽卒裂於秦庭而良乃卒收其功於天下此不可以觀治與不治之効耶故利有所不動害有所不避欲有所不可投猝然有所不

可驚、勃然有所不可怒、力拔山、勇蓋世、而有所不可用、此幾於治氣治心之說歟、而猶未也、何也、此猶以效言也、凡人之情、養之於閒、則始可期於猝、鍊之於緩、則始可責其效於臨時、夫以七尺軀殼之中、克塞之物、與吾一寸之靈、素不相知、而不相得也、平居荒其養、而鹵莽其鍊、一旦有事、而使之、而期之、辟之豪奴之於乍主、孰聽之、而孰從之哉、古之將多矣、無不治其氣與心、而其治氣與心、無不養之於閒、而始責期於猝、鍊之於緩、而始求其效於臨時、太公不將乎、

效在紂也而辨幾微於敬怠是其治氣與治心者然也素也未聞其以鼓而治氣以敢決而治心以襲而得之也伊尹不將乎劾在桀也而審取予之義否是其治氣與治心者然也素也未聞其以鼓而治氣以敢決而治心以襲而得之也孔子聖於將而姑試以將者也效在於隳三都誅萊人也其治氣與治心者日臨事懼好謀成也素也未聞以其鼓且決以襲而得也孟子儒於將能將而未嘗將者也其欲齊宣而王之也猶反手此非將之效而何效乎至於盡授

其訣於公孫丑、則特有善養氣與不動心、二三言耳、孰謂養氣者非將之治氣、而所以致其心之不動焉者非將之治心耶、而又可以旦夕爲耶、而黜與施舍、此二人者、又鼓氣之尤、而敢決其心者之首、鼓於一時、而敢於一旦者之魁也、而孟子漏非之、則治氣之果不在於鼓而治心之果不在於敢且決又不在於襲而取之也、蓋明矣、彼孟子者、方且襦其服、士其冠、綏其帶、安其履、委委跎跎、進而與齊梁之君談道而論德、退而與其徒學孔而希周、明而以對於人、幽而

以謹於獨辨事之非義而決不敢妄於一行辨人之非辜而決不敢妄於一殺其致密於一塵一芥之微者既如此而其晝夜之所從事乃在於助與忘帥與充至與次暱與趨得於言與不得於言揠苗與不耘苗者也而非有他也研其幾於有無之間而致其謹於鬼神所不得窺之際視其氣息之隶若屬纊而欲絕而心之澄且燭也若淵之未瀾而旭之始登以至於枉直辨義利明則大者塞於天地然後機之敏而斷也若合括而胆之所向而所決也雖百賁育於吾

前而無所用其勇也、然後敢開口而決之曰、齊可王而王可反手也、蓋爲將者之氣與心、必至此而後可以言治、而治氣與心、必如此而後可以盡將之道而無遺憾、此誠未易以言也、古之言將者、儒與將一也、儒與將一、故治氣與治心一也、今之言將者、儒與將二也、儒與將二、故治氣與治心、鼓且決者以屬之將、而不鼓且決者、以屬之儒也、惜也以孫子之才、其於心與氣也、能知治之矣、而不知一之也、何也、心主氣、氣從心、一也、言治氣則不必贅以心、言治心則不必

贊以氣而孫子竝言之竝治之非吾儒之道也且夫避其銳氣擊其惰歸者此審彼之氣也而孫子以爲治氣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此審心之候也而孫子以爲治心此又不知其何說也惜也

用兵之妙機而已矣其機之未可也不先設以待其機之既可也不後時而失夫兵貴廟算豈有不可先設者哉抑不知兵有可以先設者亦有不可以先設者審時勢之順逆察地形之險易量進取之先後擇將帥之賢否料儲蓄之多寡知士卒之強弱閱器械

之利鈍以爲攻守之具此可以先設者也何者天下之大勢自有一定而不可違而吾之謀議劑量既明亦自一定而不可易雖利害互形成敗迭見而必不可以更途而易轍者也故曰可以先設也至於與敵相守相攻之間虛實饑飽勞逸强弱之異其情而天時地利人情之異其變或以虛而爲實或以實而爲虛或以饑而爲飽或以飽而爲饑或以逸而爲勞或以勞而爲逸或以强而爲弱或以弱而爲强而乘之以天時乘之以地利而以出其人情之不可測則是

敵之變化而不常者也而胡取於先設爲哉是故惟因之敵而已矣故敵方虛也而胡爲乎實也是敵之變化也吾前避彼之實而擊彼之虛也因其變化而吾亦變化之以取勝也敵方實也而胡爲乎虛也是敵之變化也吾且擊彼之虛而避彼之實也因其變化而吾亦變化之以取勝也甚至於敵本實也而果示之以實以爲吾方且捉其虛也而誘吾之擊也敵本虛也而果示之以虛以爲吾方且疑其實也而本吾之不擊也虛而實之實而虛之虛而虛之實而實

之、以至凡所謂饑飽勞逸强弱之類、莫不皆然、是敵之爲變化也無窮、而吾之所以因而應之也亦無窮、噫豈特吾之應之而已哉、將敵之所以應吾之變化者、又益無窮也、而吾之所以因之者、又何如而可使之窮耶、呼吸往來、如風雨雷電交發、而不可測、而生生不已、如環之無端、將既見其形、而爲之勢也、猶恐其或失也、而況豫信其成心、而執爲之勢、以待其不可度之形哉、噫未有物之輕重、而徒推移於空衡之上、其低昂必不足信矣、莊周之言物化、日久竹生青

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反入於幾、萬物皆出於幾、皆入於幾、夫方其久竹也、安知其爲青寧、方其青寧也、安知其爲程、又安知其程而馬、馬而人也、此物之變化也、出於幾、入於幾者然也、兵亦、如是也、故彼方虛也、而吾將制之以吾之實也、又安知彼不化虛而能爲實也、及吾之避其實也、又安知彼不化實而偶墮於虛也、或如此、或如彼、此兵之變化也、亦皆出於幾、入於幾者也、故曰不可以先設也、惟不可以先設也、故因於敵、因故勝矣、夫物有化也、兵亦有化

也取勝不難知化難也故曰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也

論五行生成之數　甯埼識可㕘

奇數陽耦數陰天一三五七九地二四六八十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猶言天以陽生水地以陰成水也一二非有多寡生成非有先後也餘四又並如此只是明一陰一陽之謂道耳天奇數凡五地耦數亦五如兩家各掌五籌然天既從第一數起則地自當以第六當第一數起矣六即一也天之五奇皆一陽也

九之五耦皆一陰也天與地所生所成之陰陽停勻平等無毫髮之差者也今以數成文故有自一至十之殊耳　愚嘗謂地不可與天對又不可分做兩箇天地安能生五行水亦地也地又安能以六與天之一生水蓋天與地知一盃泥沙相和之水然澄之而滓在下便是天之地清者在上便是地之天又如人相似郛廓爲衛氣所充周者即天五藏爲營脈之所發而達者即地本一身也故玄門弱彼者甚嘗用此驗之云爾家務長生不過效法天地耳即用彼安

見有此雄天外尋一雖天以助其長久者也　水
只是地之類凡有質者皆屬地也海際天故始成地
之大不然只一塊硬地直天中一粒豆耳天地五行
都非那一件無形之物生成而今日天一生水地六
成之語似有漏天地二字與一六二字只作陰陽二
字者猶之可也然纔說陰陽便以屬氣矣非無形之
物矣　天一與地六合爲七苟除却五則天與地
正各得一矣適停勻矣凡四行之生成之數並如此
一行之數除五而數之則所剩之數亦各各如此等

句而五數屬土四行莫不稟之而成蓋天與地適
其半借輕重之銖兩以明之則如各具一分五釐
也苟知此則雖謂地二成火天一生火可也此下四
行俱以一與二爲生之成之可也作者欲盡自一至
十之數故如此錯文以就河圖洛書耳
河圖北數一與六水生成也南數二與七火生成也
東數三與八木生成也西數四與九金生成也中數
五與十土生成也使如愚前所云除五而算之則各
停勻也

洛書一六共一方隅水也、二七共一方隅火也、三八共一方隅木也、四九共一方隅金也、而五居中位除却中位之五、則四方之陽數、與四隅之陰數、七與三并、一與九并、各得十五、其他各得十五、故此自凡亦各停匀也、

天地二字只作陰陽解、此要旨、土字亦只作中和解、冲氣解、

五行並因一太極而有、其所謂生成、一時皆了、而亦莫測其何始何終、如分摘一行而言、雖單謂之曰生可也、單謂之成亦可也、如後來所云木生火等、不過據有形質之後、而爲又

耳非先天混一之玄化也且如天與地分而有形之後其以一生水也作何形狀功用漸次以生之以六成水又作何形狀功用漸次以成之而天地兩家其一家分半以生一家分半以成又作何形狀功用漸次及取料辨材於何所耶皆不通之甚者也

軍中但聞將軍令論

古之善爲將者使士卒畏已而不畏敵而古之善將將者使士卒畏將而不畏已夫人之情莫不樂生而惡死而其驅而之敵也則固十死而一生欲其不畏

敵也既已甚難矣而兵又不可以嘗試而爲之者則其士卒之畏敵與否固無由而前知之也善爲將者于此不得不有所假以試之矣軍中但聞將軍令而置天子之詔于不聞亞夫之卒其眞不畏敵者哉何則古之爲將者以爲吾將驅人于死地必使之易敵而後可以決勝畏敵之罰吾固有令以申之于前有法以齊之于後矣然士之于敵不可以嘗試而爲其畏之與否不可以先事而知又知此也然而人之情易趨于其所尊貴而法之行亦易撓于其所尊貴于

是借尊貴之望以試吾法而尊貴者莫若天子吾法之所在使吾一介之士不得以聽諸天子而天子以萬乘之尊不得以撓吾之一言奪其情于人之所異趨者必行其法于人之所易撓者蓋于此而士之長敵與否可以試而知之矣嗟夫士之所以畏敵而走者以其能殺我也而天子則固能生殺人者也宜將軍之令以與天子抗于平居無事之時謂不能奉將軍之令以與敵人從于白刃交飛之際哉蓋嘗聞冒頓之治兵以方其父單于謀殺頓而立其愛子也頓

乃令騎射者隨鳴鏑所向、其後以鳴鏑試射其善馬愛妾、而不射者輒斬之、卒以此術殺單于、及其母弟、與大臣、取單于之國、如反掌、夫冒頓之士、不畏其所愛之妾也、而何有于父、不有其父也、而何有于諸人、然而父不可得而試也、而以試諸其愛妾、知士卒之不畏吾愛妾矣、而後用之于父可決也、殺其父以奪弟之國、冒頓于人子、則井孝矣、試諸其妾而使人必殺其父而無阻、冒頓之于治兵、固善將者之所不道乎、雖然、冒頓固嘗殺其不射馬者矣、又嘗殺其不射

妥矣亞夫起倉卒承片牘提一旅之軍以屯于細柳之上未聞其置人于法以明已之罰而其士卒一旦與天子抗而不顧此其故何哉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登其受命之時忠誠慷慨蘊義形于詞如古所謂一言之發而三軍有挾纊之溫遂足以輕其死命耶又不然其將華其心志悉其耳目如徒木立信者之所爲亦未可知也其平時無以激人之心堅人之信而欲奪人之素所趨向而卒犯其難世寧有是理哉雖然爲將

者使士卒畏已而不畏敵也、易爲君者使士卒畏將而不畏已也、難、蓋使士卒畏已、有才者類能辦之、而聽士卒畏將、非凋達而大節者不能也、是故有文帝之寬、斯足以成亞夫之嚴、不然、則軍中固不知有天子之詔矣、走一使而奪之符、亞夫其可誘以不知耶、志有之、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信矣、

策

問孔子有言、我戰則克、又曰好謀而成、兵固非儒者之所空獨廢也、迨于後世、其說始煩、然而最要而簡

者莫如孫子十三篇而十三篇中最要而簡者形勢兩篇舉之矣今其論形則曰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論勢則曰轉圓石于千仞之山夫千仞之谿山其高遠等耳而一爲決水則以喻形一爲轉石則以喻勢如其旨同也則亦衍文贅語焉耳而胡取于孫子不然則必有微機獨旨深有得于形自形勢自勢其功雖互相爲用而自有截然不相干者存乎其間此正所謂要而簡者也而其可以不講乎始計篇論爲將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而軍形篇則曰善戰者無智名

無勇功筭形篇論戰曰勝可知而不可爲而虛實篇則又曰勝可爲也言實相背矣孫子書數千言耳言兵者舉莫出其上至其以身用之于吳其成功卜不逮書之一于行又相違矣凡此皆不可以不講爾所士子必有悉其所以然者顧毋隱

古人之言固有似同而實異者亦有似異而實同者學者讀其書會其意斯可以用其言苟徒尼其言營其用則不如無書之爲愈也若夫論其言于今日則是考其行于他日則非君子愼察其所言果非空虛

而無實則必其所處之地與所遇之時不足以副其言而亦非言之爲過也世之論兵者多矣察其言非空虛而無實者莫如孫子然而異同之間固不能無疑于君子矣而其最可疑者則間所舉形勢之類是也夫兵形與勢雖至異也千仞之谿與千仞之山說至同也而一爲決水則以喻形一爲轉石則以喻勢是以至異之義而淆之以至同之說即使藝文之士無益于實用猶知避之而謂孫子爲之哉噫盡亦就孫子之書而求之乎其言曰兵形象水水因地而

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故直斜險易通塞廣狹于仞之谿所以形水者也而谿直則水直紆則水紆險則水湍湯則水注通塞廣狹無不皆然誠如是則是水之形非自爲形也因谿之形而形之者也故形者誤敵之具也形必示敵以所可見所可見者形也故決積水于千仞之谿不曰勢而曰形至于勢則吾之所以使衆之權也李牧飽士士猛思決韓信背水人自死戰鄧艾過險卒無還心田單誤燕劓掘含憤專壁不同

同歸于奮非所謂礦弩發機欲止之而不可得乎止之而不可得者勢也故勢者使衆必權也勢必制衆以所必趨故轉圓石于千仞之山不曰形而曰勢由此言之其言非似同而實異乎然必設形以誤敵于形者有可乘之機而後置衆于必趨之勢者始不至于空發而無益則形與勢其爲用雖異而實則同矣他如曰智曰信曰仁曰勇曰嚴以論爲將之常道耳而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必乘敵之所易敗惟其易之甚也故辟如舉秋毫不爲力見日月不爲明也

蓋其所勝者、勝其易勝者也、故無智名、無勇功、武王以三百當紂十萬之師、而前途爲之倒戈者、此也、使有智名、有勇功則必勝敵于難矣、深入敢戰、衞霍之聲稱滿天下、而漢之士馬物故、大略與匈奴相當、不遂幾于不振乎、于論將則求于難、故貴智貴勇、于取勝則求于易、故不貴智、不貴勇也、又其他若所謂勝不可爲者、言不能爲之于敵也、勝可爲者、言能爲之于己也、爲之于己、以待敵之可勝、雖不能爲勝于敵、而自不害其爲勝矣、凡此非所謂其言似異而實同

者乎、夫以孫子之言若此、其要約而無言、大而各適於用也、至其親以自試之于吳、曾不知巫臣公子光之一奮、迨于入郢之役、則又多出于子胥夫槩之謀也、故馬遷敘記入郢、止曰孫子預有勞焉、而不著其事、由此觀之、豈孫子之言、眞不適于用乎、夫世固有空言而無實者、而以加于孫子、則不可也、葢嘗觀其始見闔閭、即斬其宮嬪、以示兵法之可用、闔閭止之而不得、欲下觀之而不敢、意者、當斯時也、闔閭必已短其爲人矣、故其用之爲將、必且制之、而使不得

專、小之而使不得遂也、是以卒無成功、是故雖有育
育、授之以快斯、不能施其勇也、雖有師曠、撫之以土
芒、不能布其音也、愚故曰、苟言是而行非、君子愼察
其所言、非空虛而無實、則必其所遇之非時、而非言
之爲過也、謹對、

徐文長逸稿卷十三終